



15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邱永峥 郝洲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有一次，有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大兵上来跟我们搭讪，他说他上大学主修的就是中国语言和文化，我们刚想和他聊一些关于美军在阿富汗作战的情况，他很快就表示要离开了，“军人不谈政治”的规则在这里一样适用。

有次我们在餐厅吃饭遇到了基地遭袭的警报，无论是正在吃饭的还是正在排队就餐的官兵，不分国家和军衔级别，全都像机器人听到指令一样，放下手中的餐具和食品，抱着头趴在了地上。在诺兰基地经历过一天三次被塔利班围起来打之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很可笑，实际上在这个基地里很多人都没上过最前线，在坎大哈驻扎一年也不见得能见到真正的塔利班，在最前线打仗拼命的都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但毕竟这里也是战场，听到警报还是要按战场的规则办事。

“洗澡的地方在那边，不过你们要注意节约用水，我们的水不太多。”A连的副连长巴伯科克给刚到诺兰基地的我们介绍说。

从洗澡的条件来看，诺兰基地算是最差的，这里都是凉水澡，所以我们只能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去冲个澡，但是能在坎大哈作战的最前线洗到澡已经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让我们感觉最舒服的并不是坎大哈基地，而是距诺兰基地仅600米之遥的特拉诺瓦基地，也许是在诺兰基地的几天使我们感到极度疲惫，所以到特拉诺瓦基地能洗上热水澡，是我们此行途中最惬意的一件事。

虽然诺兰和特拉诺瓦之间只有600米的距离，我们还是坐上了最安全的装甲运兵车回到这里。填饱肚子后，我们立刻回到了帐篷里，找到我们寄存在这里的箱子，翻出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奔向了浴室。

其实浴室也就是在集装箱的大铁皮里装上了热水器和几个淋浴的喷头。我们找来找去，只有阿富汗国民军的浴室开着，并且还有三个国民军的士兵在排队。被疲惫和汗臭困扰了五天的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这样漫长的等待，于是决定去找其他可以洗澡的

地方，可是找来找去，只有美军女兵的浴室门可以拉开，门上写着：“女兵洗澡时间：19:00-19:30。”我们一看表，也就刚下午3点钟，于是也没多想，拉开门，闪身进去从里面插上了门闩。等到热水从喷头里流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忘了这是在阿富汗的战场上，甚至感觉这就是在家里的浴缸里，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洗个澡了。

由于美军的口号是和阿富汗军队“肩并肩作战”，因此美军作战基地内随处可见阿富汗国民军的身影。阿富汗国民军招募的士兵大都是穷苦人家的青年男子，在阿富汗土生土长，因此能洗澡的机会不多。

我们在101师2旅旅部所在的威尔逊基地内仅度过了一个晚上，不过浴室门上贴着的“只许北美进入”的标识颇让我们感到吃惊。这分明是写给阿富汗国民军看的，但是一般的阿富汗国民军士兵根本看不懂英语，我们不知道基地内是否还有其他非北美籍的士兵，至少我们准备进去洗澡的时候在这个标识前面犹豫了半天，生怕进去之后被人撵出来，这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后来我们还专门询问了一下路过的美军士兵：“我们可不可以进去洗澡？”那个士兵犹豫了一下，也很没有底气地说：“应该可以吧。”然后我们才忐忑不安地进去洗了个澡。实际上，在战地洗热水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因此每个人也有洗澡时间的限制，最长不能超过15分钟，这还是我们问出来的，浴室并没有明显的提示，这些规章制度全要靠自觉遵守。

在媒体中心洗澡反而没有前线基地洗澡舒适，虽然沐浴露、洗发水、刮胡刀，乃至浴巾等洗浴用品一应俱全，但这里的热水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没有热水，我们只好每天抢在太阳落山之前去冲个澡，因为太阳一旦落山，气温会骤然下降，到那时再洗澡就像冬泳一样。

浴室内的厕所门上写着一句让人忍俊不禁的话：“别锁太死了，会被反锁在里边，到时没人救你的！”



25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曾鹏宇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邓亚军对邓涛说：“孩子现在小，单纯看外貌就说她们是不是你的孩子肯定不科学，另外她们的相貌也跟你妻子的遗传基因有关，孩子跟你妻子长得像吗？”

一听这话，邓涛的脸色当时就不好看了，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跟她倒是很像。”

邓涛后来才说，他跟妻子关系并不融洽，他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次出去短则三四天，长则一两个星期。我妻子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比较规律，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她就很不喜欢我出差，结婚后有时我出差，她还会因为这个跟我吵架。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她对我出差这事就不是那么在意了，有次我出去了两个星期她也没像以前那样跟我吵架，我这才觉得有点奇怪。再一想，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关心过我出差的事情了，但当时我们结婚时间并不长，感情还不错，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还想大概是她对我的工作特点有了更多理解。”

后来邓涛妻子怀上孩子，而且还是双胞胎。他开始特别高兴。孩子出生后，为了能让让孩子有个幸福的童年，邓涛专门申请调换了一个部门，为的就是减少出差，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这不出差了，妻子反而又不高兴了，夫妻俩时不时地发生些小摩擦。

等到孩子慢慢长大，邓涛越来越觉得孩子跟自己长得不是太像，联想起妻子这些年态度的变化，心上的疑窦越来越多。有时候人心一旦产生怀疑，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开花，要想连根拔除非常困难。

“这两天我其实一直在说服自己，但是这段时间报道的这案子一出来，我就觉得不是自己也应该带着孩子做个鉴定，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总该有个明确的答案。”邓涛说，带孩子来做鉴定这事自己并没有告诉妻子，如果结果是

自己的，就说明自己真的是多心了，他要加倍地对妻子和孩子好。

这番话让邓亚军以为他只是个多疑而执拗的丈夫，可能是因为与妻子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孩子的血缘产生了怀疑，要消除他的疑虑，最可靠的方法当然就是做鉴定。

邓亚军给邓涛和他两个女儿同时取了血样。邓涛像其他父亲那样，千叮万嘱咐地离开了。

让邓亚军没有想到的是，实验室鉴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这两个小女孩的确是异卵双胞胎，但是其中一个孩子的DNA数据与邓涛吻合，而另一个孩子的鉴定结果则显示为“排除”——也就是说，尽管两个孩子是几乎同时受孕的双胞胎，但是她们的父亲并非同一个人，推测其原因应该是孩子母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与邓涛及另外一人发生性行为，并“碰巧”使当月排出的两个卵子分别受孕，结果就出现了现在这样一母双胎却分属两个父亲的情况。

邓涛来取鉴定报告时，原本看上去沉稳内敛的他看了结论后几乎有些情绪失控，“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在邓亚军做过的上万宗亲子鉴定委托中，像这样的鉴定结果并不多见，但是它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却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观念，至今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同宗同族聚集居住的特点。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一些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血缘纽带已经不如以往那么紧密，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依然很强。

2007年夏天，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来找邓亚军。女人是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梳一头利落的短发，衣着虽然普通，但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子厉害劲儿。一旁的男人30岁出头，神情呆板，看样子像是那老太太的儿子。

老太太向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打听：“这里能不能给胎儿做亲子鉴定？”

今宵一谜

面红耳赤(NBA球员) 夏建松
昨日谜面 厂里养狗招人烦
谜底 厌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9 《猎杀闪灵》

◆作者：张苏楠

没人知道基恩遁入何方

另一名武装分子偷瞄了基恩一眼，惶惶然放下手中的枪。看不出基恩的脸上是否也会掠过丝毫的惊诧，总之他也将双手微举过头顶，慢慢交叠着放在脑后。

三名特警领命上前逮捕两人，可就在他们接近基恩的刹那，从基恩的袖口间猛然喷出一股浓黑的烟雾，将五人所在的区域完全遮蔽。

对面山头上负责监视的狙击手马上报告丢失了目标，而身在近处的突击手由于害怕误伤同伴也不敢轻易开火，但他们一边紧密观察着烟雾之外的地方，一边慢慢逼近，可是随着黑雾散去，仅见地下躺着三名痛苦挣扎的特警队员跟两名武装分子的尸首，基恩·加尔文已经不见踪影。

突击手散开队形向前探去，发现另一名武装分子是被打中

太阳穴而死，而三名同伴瞪着赤红的双眼似乎极力想要摆脱什么。只是，对面的狙击手和山下的警员都没能识破基恩的魔术，没人知道他遁入何方。

艾玫尔简直无法接受里尔斯的死讯，虽然她每天都在跟逝者打交道，但她从没有这么深切地体会过，一个刚刚还紧靠在一起的人，就这么骤然死去。她也不知道，自己与死神只是擦身而过。

防化部队紧急介入，将那枚未及发射的飞弹进行了喷雾处理，并由一辆防爆装甲车转移到葱冈市警备区军用基地。艾玫尔作为专家之一应召加入弹头的拆解化验团队，在这里她得知那个让她情难自禁的男人在跟自己分别一个小时后，离开了人世。

“他给你留了张字条。”局长助理乔纳森从警官夹克里掏出

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交给艾玫尔。

“他怎么死的……”艾玫尔红着眼眶低声问道。

“很遗憾……里尔斯真的太缺乏应急训练了，他的智力应该分出一部分化为运用身体的技巧……”看得出乔纳森的确为失去一名优秀探长而心感沮丧，只是他的安慰在此刻显得有些刻薄。

“够了，他是你们的人，他所缺乏的仅仅是对他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怀疑！你们从来都在隐瞒危险，这就是事实，你亲口告诉我的事实！”艾玫尔不顾诸多专家要员在场，情绪越发失控。

“女士，我要求你收回刚才的话，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疏忽，这是一场意外！”乔纳森恼怒地摆着手，望着眼前这个一点一点坠入凄绝的哀伤女子。

“好吧，你当然不会有错！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艾玫

尔沉下额头，扫了一眼纸片上的字迹，心中虽然发狠咒骂，但感觉不到一点舒服。

纸条上面写着：此刻终有勇气说爱你，不管是否太迟，完成我们的计划。

分离弹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残阳如血盆的伤怀时分，艾玫尔走在警备区基地的喷气机跑道上，看到四境空旷，天地一合，一架执勤的“猛禽”停在机库门口，两名工程师在无声地察看什么。起初她躊躇着，但当她再一次读起里尔斯的字条，心中笃定行动。

磁悬浮专线很快将她送回病理中心，路过大楼门前，她看到地面上用荧光白线标示的死者轮廓。身为法医这场景她一再经历，却没想到今天就出现在自己的办公楼前。

病理中心进进出出的全是办案警员，早上的命案发生以后

艾玫尔已录过笔录，所以没人再想打扰她。艾玫尔没有回已有警卫把守的办公室，而是直奔停尸间。对詹妮·佩顿的进一步尸检因为希尔的死不得不延迟进行，但艾玫尔想先把她要做的做完。

月升高了，在几公里之外的警局附属医院内，白天在抓捕基恩的行动中负伤的三名特警队员正在经受他们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夜。

没错，就是它了。

希尔的死使得病理中心加强了夜班科室的防卫，保安多被派去看守办公地点，器材库由于本身具备完善的安保系统，此刻门前四下无人。艾玫尔趁她用她的专属密钥打开了仓库的钢制门。面对眼前这台形似早期针式打印机的无名机器，艾玫尔咬紧下唇，她还不能彻底伤心，她要完成里尔斯的遗愿，她要找出令自己着迷的真相。